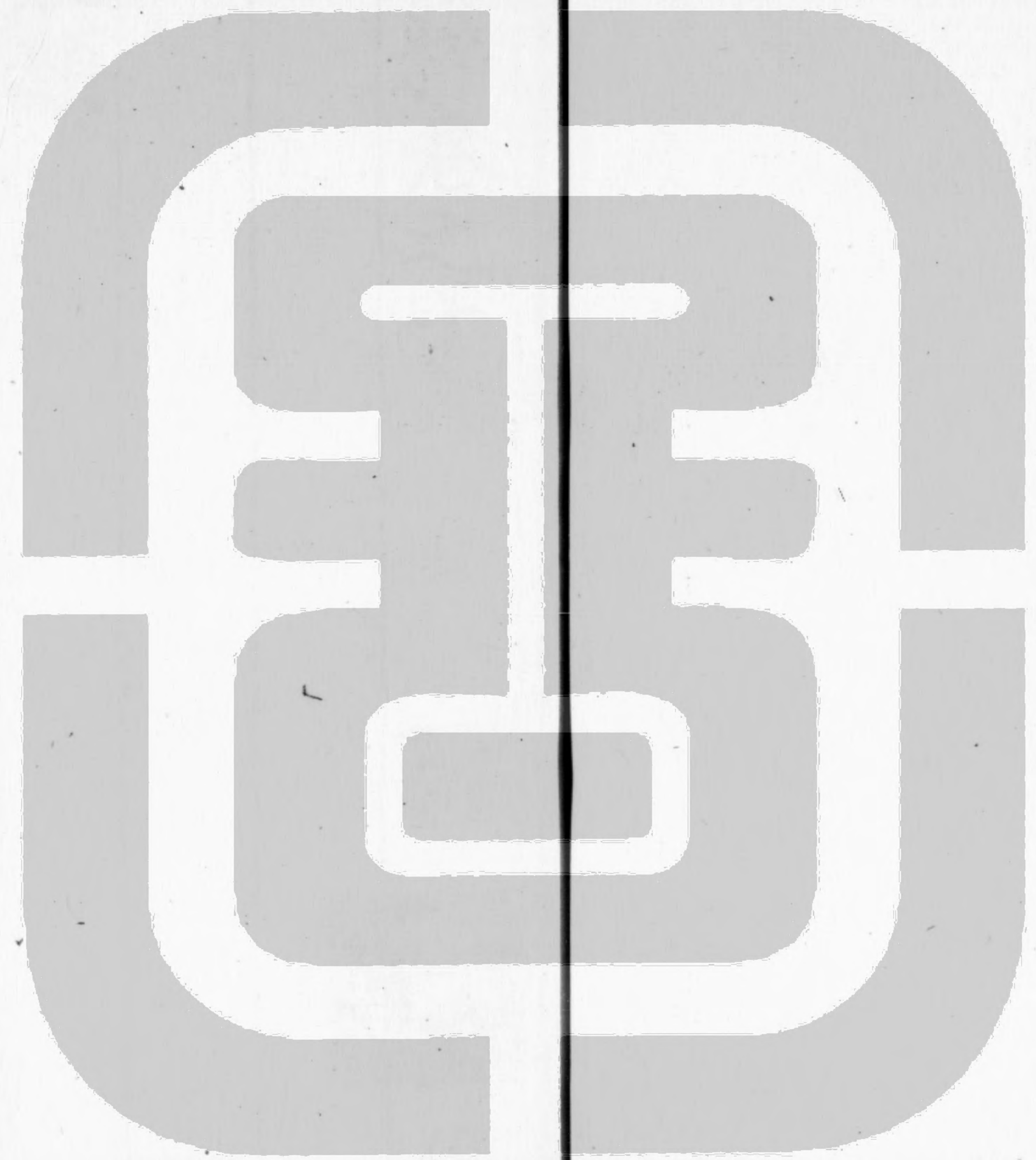


古文

精粹

八冊





古文精粹卷之十



後集

表類

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蜀都

都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官中宦官女子所出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音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

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侍中尚書長史參軍郭

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也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

陽城西一十里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自建安六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

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受命

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瀘水出牂牁郡深入不毛地謂南中諸郡也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奸凶以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

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

言云出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銳

相禕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常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曹操王業不偏安天下一

方無虞三分割據則禦守多難今故託臣以討賊也

漢都于蜀則僻守一隅豈能安乎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魏賊難破而欲據中原地大惟坐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

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

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

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被創音聰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

之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孫策乃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

巢乘紹拒操於官度紹輜重萬餘在故危於祁連

國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幾敗北山

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

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

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曹公軍殆死潼關潼關操將北渡與許

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然後
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
偽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祥所出四越巢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
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
章武五年北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芝丁
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喪謂死亡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夷稅曰實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實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

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

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雖三國鼎立籍民為兵悉師攻守住則有守成之勞行則有戰

伐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而不及蚤圖之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勞費同也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

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荆州人

多歸之北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

十騎去曹公大獲其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人衆輜重濟沔遁去

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權西

取巴蜀劉璋降遂領益州牧都舉兵北征北征曹魏夏侯

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

盟關羽毀敗先主二十四年權稱歸蹉跌州蹉跌言

失措也。同上權既取荆州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

李令伯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勞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後廷漢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瑩瑩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

林蓐音肉臣侍湯藥未嘗廢離去聲逮奉聖朝及蜀亡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會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東宮官稱職此

當直前祛導威儀猶言洗馬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

古文卷下 六

上報謂死不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適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

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

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漢

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

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

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

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

言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死嫁此

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而嫁

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

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原類

原人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而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鼎足立說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語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

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

極好

原道

韓退之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閣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迂云道與

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四句總

結上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

意

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虛字去聲為仁

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

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

老子之道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

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

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

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今變歸字為

古人文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

入于揚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過云此

從異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呂

從異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

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成公元年古者有

民有農民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者處其六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何之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
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
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
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
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
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
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呂云說佛老所嗚
以不可行之意

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健而有力量帝之與
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久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
太古之無事迂曰此是佛老之言是以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
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

僖二十七年春祀桓公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

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兄大夫經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

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

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

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

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

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呂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好有力。結得

似較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惆悵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以自娛其志故為之著論云

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
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
息四躰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
之爨踏畦音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
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而舞其名
上以祈雨焉安神洞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
之彷彿音拏呼吸謂音氣養性也莊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故納新又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彈五絃之

南風之時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道遙一世之上睥
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
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

其山在弘農也

函之固擁雍

九州之地州之

地

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雍

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

衛公孫鞅相孝公變

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武昭襄惠王武王

昭王蒙故業承孝公之霸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呂云自取字至諸侯恐

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

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歇魏有信陵无此四君者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國名後為魏所滅今中山府也之衆關東連兵

連兵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越孫臏帶佗兒倪音良王廖聊音田忌廉頗趙

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

請伏弱國入朝施音異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天地執敲擊交反朴以鞭音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粵音之地以為桂林今靜象郡今象

南粵土地分為二部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且係其頸

命於獄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低頭任性

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音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天下已定始皇之心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名勝二世元年

並起秦甕牖繩樞之子氓隸音利之人而遷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范蠡

貫累鉅萬魯人猗頓巨富躡足行五之間俛起阡陌

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反覆詰難

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謂矛據不銛

音於鈞音乾音長鍛也為之鉅柄也棘矜也以鉅柄九國時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誠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音鐸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秦以而朝同列六國皆同秦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音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諫臣論

韓退之

陽城字允宗及進士第乃隱于中條山李泌薦諸朝德宗召為諫議大夫及受命無所建明昌黎作論以譏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陽城可謂能不變其平生之素守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或在易蠱之上九云易蠱卦上九爻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王廟之臣匪躬之故不顧其身伊川曰蹇難之時非

為身之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義名不同故曰所居

之時也而所蹈之德不同也出處有異故曰所蹈之

德不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居若使

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居若使

卦上九之時是在無用之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地反欲致匪躬之臣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若使居蹇卦六二之時是在王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

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

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政視

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

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

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故如是乎哉且

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

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

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

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

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

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以
為名者故雖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
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矣入則諫其君出
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
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知朝廷有鯁論天子有不僭賞
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

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
窮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
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
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
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
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欲兼濟天下也孜孜
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子孔
坐席不暖温墨突不得黔音釘墨翟竈口彼二聖一
又遊他國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

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
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
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
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
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而
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
為直者而不喜攻發人之陰私以訐為直者也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
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
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

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
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
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
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
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
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
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
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
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
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
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
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
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速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

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
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
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
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
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
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
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
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

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馮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氏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氏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以明理之文而求任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等然君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為之迁就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也齊王好竽

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飽食祿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

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

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否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荊州書

李太白

韓朝宗玄宗時人為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

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

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一登龍門則聲價

十倍容後李膺傳人有被其下之賢人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

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從於楚

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借得十九

人將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曰遂聞

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

遂借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

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

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

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

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

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

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繼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

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

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

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昔王子師

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

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

習祖黎所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
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倘急難有用敢效微驅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
猷籌音傳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
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
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
價於薛卞之門青萍結綠劍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
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籍書勸韓公著書以開佛老及戒韓公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去也其

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

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

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

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

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

聲譏諂女交反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
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
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
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
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
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
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
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
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

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
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年為之未失
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
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
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
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
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

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夫子之言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
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
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
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
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樂毅本魏人燕昭王屈身下士毅臣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後惠王悔之使人語毅乃報以書謝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

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謝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其不能

所任者思所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考論其德行而與之內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故假魏

節以身得察於燕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

中使毅得廁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

不待謀於燕之父兄即舉毅為亞卿竊不自知自以

卿○迂齋云毅緣此所以仕燕也

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功戰王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
於趙若欲謀之諸國且又淮北宋地地淮之北其楚魏
之所欲也楚魏二國皆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
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

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齊國器用皆陳設於燕寧臺之上大

呂列于元英大呂列布於燕故鼎反乎磨室燕之舊

于磨室薊丘之植燕國薊丘植於汶篁竹田曰篁謂燕

之汶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

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

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

不毀故稱之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

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
政任事之臣脩法令謹庶孽有庶生孽子則謹而無忽施及乎萌

隸萌隸小兒初習之時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闔閭吳王名闔

諫而楚王遠迹至郢吳破楚昭王上出至郢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

之子不以子賜之鴟夷浮之江子胥諫夫差不聽殺

晉之言為是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前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

不知退至於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

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

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去國不臣雖不

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

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上秦皇帝書

李斯

李斯楚人也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諸侯而來者皆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之斯乃上書始皇始悟除逐客之令而復斯官

臣聞吏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昔者繆

公求士昔秦繆公求賢士西取田田余西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百里奚晉人入秦後歸迎蹇叔於宋厚幣迎

宋來鄧豹公孫支於晉鄧豹公孫支皆晉人繆公能招來之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孝公用公孫鞅以變法鞅封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張儀之策任拔三川之地

張儀收韓宜陽西并巴蜀張儀西伐蜀北收上郡北取上

南取漢中漢中并包九夷并九夷之地制鄢郢制鄢郢二邑東

據成臯之險東據成郡割膏腴之壤割膏腴沃壤遂散六

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初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以游說而散其

從使六國皆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昭王得魏人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疆公室杜私門強大私門

杜塞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

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求寶於隋和之璞垂明月

之珠珠取於江南服太阿之劍佩服楚國太阿之劍乘織離之

馬跨織離南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樹

鯨皮之良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必須秦地之所出者才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

飭朝廷犀象之噐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宮

駿良馱馱不實外廐良馬不充實於馬廐之間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

傳璣之珥以傳璣綴於耳環也阿縞之衣齊國東阿縣為衣錦繡之

飾錦繡為飾不進於前已上數物非秦所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趙國之義女夫擊甕叩

缶彈箏拊髀夫擊水瓶叩瓦缶而歌呼嗚嗚快耳目

者真秦之聲也鳴嗚然而歌管人觀鄭衛桑間鄭衛

之音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韶虞象武者韶虞舜樂象武周樂異國之樂也今

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取其快心意於吾前今取人則

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足不入秦削迹不入秦國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所謂遺寇以兵甲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物雖不

資盜賊以糧食也地而可寶玩者甚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讎資助仇國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逐客以自虛其國外則結怨於諸侯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贊類

四皓贊

梁肅

張良傳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呂后謀張良計良謂太子誠能卑辭
安車迎以為客亦一助也及四人至從太
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曰吾求公逃
避我今何從吾子遊四人曰陛下輕士臣
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故臣等來上
曰煩調護太子召戚夫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為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
太子者四人之力量也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三皇之道巢父許由有道可

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於此

轅黃帝之後帝堯之以遜位者也謝軒德宜輔王而偶生

霸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東西南北四方

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于時

紛裂攘奪而矯偽戰塵之外鴻飛于冥如鴻高飛於冥漢時也天下

大寶一人攸繫苟茂嫡崇庶苟如高祖私戚夫人之

子為惠帝者而崇尚庶子趙王則亂是用長則亂是用長則亂

如意焉是天下之本搖動矣老者之伏也權也處

漸長也而公儂然俯定儲后老者之伏也權也處

漸長也而公儂然俯定儲后老者之伏也權也處

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

人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易曰知幾其神

其諂下交不瀆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

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秦失其鹿史秦

鹿天下共逐喻秦失天下猶失鹿也漢龍未興楚虎未踞而

傑紛起並圖逐秦秦之失猶一鹿也白雲深谷英英

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吾方

此心於大化澹泊無為禮物雖至高祖常以禮聘之

先生默而先生不出惟彼貞石惟四公所守者確不

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太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

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王定國真贊

蘇子瞻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也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

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

不撓而老不枯也

李端叔真贊

東坡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鬚髮之拳然

眉宇之淵然披腦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

然其無語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
嗚呼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玉在璞而未琢成其器則其天
者全及其既琢而成器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
則天者為人所役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其利澤抑將游戲此世
乎及天人者也天澤之全不可私矣
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困則為人所役歲則無益於人端叔之為人將游戲斯世
不抱不滯而時用時藏間出於兩者之間也

古文精粹卷之十終



